





更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

看得透 信得及 直下 便是聖賢

稱堯舜 此是第一義 若於此

近看孟子見人 卽道性善

便斷然以聖人爲志

晦翁先生曰 孔子只十五歲時

朱子節要卷之二

求己文庫

求己文庫

只如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

惟有志不立 直是無著力處

義不精 細思可精

書不記 孰讀可記

無真實得力處也

不然 即是畫脂鏤冰

方有田地可下功夫

...

若於此有個奮迅興起處

此外更無別法

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

發憤勇猛向前 日用之間

明儀三段說話 教人如此

個第二節工夫 只引成覲顏淵公

若信不及 孟子又說

...

栽種後來根株

都蹉過了 只據而今地頭便立定脚跟做去

一歲有一歲工夫

古人於小學 自能言便有教

事 大有

進遷向上去

方始立得此志

就此積累工夫

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字不是實語

不復作此等人 一躍躍出

病痛起處 勇猛奮發

直須反覆思量 究見

而不要作好人 皆是志不立之病

要作貴人

要作貴人

而莫知為之者

學者須識得此氣象

過化存神

過化存神

洞然四達

故能春生秋殺

聖賢之心

正大光明

都沒了

都沒了

大事

如子路

世間病痛

學者

須要有廉隅牆壁

便可擔負得

學

義利二字

義利二字

乃儒者第一義

更無話可說

更無話可說

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

則是入門便差了

又

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得定

填補前日欠缺

學

填補前日欠缺

學

尤用硬著

况當世衰道微之時

若慈善柔弱的終不濟事

都如此剛果决烈

孟子

方有所成

須是剛硬立得脚住

來這道理

會子得子思

子思得

孔子晚年方得會子

方有所成

來這道理

須是剛硬立得脚住

來這道理

必也狂狷乎

不得中行而與之

孔子曰

又安能有此等氣

支離巧曲

若如世俗常情

庶無差失

而求之

界限分別之際

今之學

義利之間

不復能察其

不暇深究義理

故於古

使心不寧靜

今學者之病

最是先學作文干祿

為究竟法耳

足置胸中

唯有窮理修身

世間萬事

須臾變滅

皆不

不在他求也

則自然如此

俯不忤

仰不愧

靠得

然其工夫只在自反常直

間禍福得喪

一不足以動其心方

脊梁

無所屈撓

於世

學者做工夫

當忘寢食做一上使得些入處

何患不進

半日讀書

如此一二年

事

有見成飯喫

用半日靜坐

鬧場中

如何讀得書

逐日無

也好

渾身在

閑人客省見得一兩人

閑言語省說一兩句

人若於日間

閑言語省說一兩句

郭德元告行先生曰

方耳

要須反此

然後可以議為學之

而祇重為此心之害

所以誦數雖博

文詞雖工

而無以知輕重取舍之所宜

萬事須是有精神方做得
得成

便要將微火養

如何

用微微火養教成就

今人未曾煨

煨一餉

方可

譬如煉丹

須先將百十斤炭火

是

又曰

是

活潑潑地

在這裏流轉方

如追亡

似此年歲間看得透

渴之欲飲

如救火

個物事要得不難

如饑之欲食

不濟得事

又曰

這

浮浮沈沈

半上落下

自後方滋味接續

朱子節要 卷之二 七

答呂子約曰

示喻日用工夫如此甚善

今且道他那大底是甚物事

只緣他大處看得分曉

方是快活

曾點

漆雕開已見大意

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個道理

若能於一處大處攻得破

方始有益

學問須是大進一番

論甚物事皆透過

如天地之氣剛

人氣須是剛

方做得事

故不

天下事

非燕安暇豫之可得

又曰

須磨厲精神去理會

又曰

須磨厲精神去理會

只被利欲昏了
蓋心地本自光明

此句最好

古人說學有緝熙於光明

便是明之之端

一念竦然自覺其非

而巳
小人去之
去此而已

君子存之

存此

為學只在明明德一句

茫無把握處也

不是謾說求其放心

把住放行在自家手裏

便於操舍之間
有用力處

一大頭腦分明

然亦且要見得

隨處收拾

隨處體究

只從今日

隨處提撕

今便當用力

論其至急至切

即今便可用力

言也

論其至近至易

彼取此耳

無他玄妙之可

蒙古文

大抵只要分別一個是非

而去

窮理

則讀書講義

居家

則事親事長

檢身

則動靜語默

為學工夫

不在日用之外

要令其光明處

轉光明緝將去

蒙古文

論先後知為先

足無目不見

如目無足不行

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

敬以直內 義以方外

便不得

兩項都不相離

才見成兩處

則窮理工夫日益密

工夫日益進 能居敬

能窮理 則居敬

學者工夫 惟在居敬窮理二事

光明

自然純熟 自然

隨事討論 則日積月累

則日積月累

聖賢之言

常將來

眼頭過

聖賢之言常將來眼頭過

○

求聖賢之本意

已之放心

讀書

則虛心觀理

無事

則專一嚴整

求自

無事則專一嚴整求自

無一時不學

無一時不學

無一處不學

無一時不學無一處不學

念念在上

無一事不學

念念在上無一事不學

學貴時習

須是心心

使之歷歷分明開去

莫要含糊

一擱一掌血

一擱一掌血

如今工夫須是一刀兩段

所謂一棒一條痕

如今工夫須是一刀兩段所謂一棒一條痕

○

論輕重行為重

論輕重行為重

學者須是奈煩

奈辛苦

不可放緩

為學 正如撐上水船

一篙

學者 最怕因循

需者 事之賊也

去斷以不疑

鬼神避之

...

如此便蹉過了

只今便要做

莫說要待一箇頓段工夫 方做得

於閑事却熟

上多

於義理却生

安頓在義理上少

在閑事

學者只是不為已

故日間此心

口頭轉

心頭運

...

嚴立功程

寬著意思

久久自有至處

尊所聞

行所知

精思

久久自有見處

為學之道 更無他法

但能熟讀

因其勢而利導之

兵法一言甚佳

蒙古文字

賤

就負賤上做工夫

就富貴上做工夫

遇貧

遇富貴

此為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

人多言為事所奪有妨講學

終不解得

這道理若不拚生棄死去理會

蒙古文字

爲學須是切實爲己

則安靜篤

志

但到目前

卽與理會到底

莫論事之大小 理之深淺

又曰

學問之道無他

雖柔必強

我只是恁地如此

則雖愚必明

我

更無商量

一任你氣稟物欲

那箇萬里不留行

只是是底便做

不是底莫做

工夫處

莫問他氣稟與習

謂陳廷秀曰

今只理會下手做

不可求欲速之功

久之自當有味

我

聽命於他

切已去做

依古人說的

分曉了

學者只將已來

聖賢言語儘多了

前輩說得

虛以受人

則自有得

學問之道

不敢自是

盡

方有進

我家裏有飯

打疊得此意

只要鋪攤在門前

只要鋪攤在門前

要人知

如有飯不將來自喫

近來學者多是以自家合做底事報與人知

承載不住

縱是探討的

說得去

也

若輕揚淺露

實

承載得許多道理

詳

樂渾全

而畏剖析

高

往往嗜簡易

而憚精

近年學者

求道太迫

立論太

此學者之大病

為狹隘

墮於一偏

務博觀者

以內省

務內求者

以博觀為外馳

下不為害於將來

中不誤一已

於聖賢

欲上不得罪

吾儕講學

不可不澁戒

意見硬自立說

行出來便是我底

此最學者大病

何必別生

道體之全

渾然一致

而精麗本

可見矣

而其狂妄恣睢也愈甚

得失亦

卑

今人則論益高

古人知益崇

而禮益

下之理

是以

今之所謂識心者

乃欲恃此而外天

推此以窮天下之理

古人之學

所貴於存心者

蓋將

之大患也

道體分裂

不合不公

此今日

門庭

互分彼我

使

各墮一偏之私見

別立

以此不見天理之本然

朱子節要

孟子道人皆可以為堯舜

便是釋氏之誤

如說有一項不可言的知

而已 豈不誤哉

於一偏

卒為無星之秤

無寸之尺

喜合

惡離

其論每陷

是以信同

疑異

知所謂粲然者之未始相離也

所謂渾然者之為大

而樂言之

而不

今徒知

乃所以為道體之全也

此聖賢之言

於其中

有不可以毫釐差者

未

內外賓主之分

粲然

慕其大而略於細

高而忽於近

近之間

苟悅其

大

答林退思曰

道之全體

雖高且

今人每每如此

與自家私意合

便稱是道理

却尋得一線路

一個大公至正之路

甚分明不肯行

著

便要說察

不曾去行

便要

如今人又不如此

不曾去習

習矣不察

行矣不著

何曾道堯舜更不假修為

亦非可以必詣而預期也

而其所造之淺深 所就之廣狹

自是而往俛焉孳孳 斃而後已

有所循習而漸可能

道之全體 乃有所鄉望而漸可識

之 日滋月盈 然後

得尺則守其尺 如是久

而

實

使之得寸則守其寸

講學之端 約之以禮 嚴其踐履之

至近至小之中 博之以文 開其

循循有序 不過使人反而求之

矣 故聖人之教

想歧望之勞 亦終不能以自達

則無漸次經由之實 而徒有懸

而徒有懸

為學不厭卑近

愈卑近工夫愈

流於空虛異端之歸

其說至高而蕩然無守

不論事

只說心

不說身

今人論道

只論理

言行上點檢便實

學不要窮高極遠

只

仁何自而得

德何自而崇哉

而反為計利計功之私矣

雖有鑽堅仰高之志

小差

則心失其正

苟於此

又以先事後得為崇德

故夫子嘗以先難後獲為仁

先生疾革訓門人曰

只是如此

去不當做底

斷不可做

見得是自家合當做底便做將

又曰只是這箇道理

初無深遠奧妙

只在眼前日用底便是

據某看學問之道

只在眼前日用底便是

窺見彷彿

便以為得也

非若今人懸揣暗料

於此而自得之

則安然便為已得

多是於下學處指示

蓋用力

求仁之方

學莫先於求仁

然聖賢指示

實

而所得愈高遠

若只汎窮天下萬物之理

窮理且令有切已工夫

窮理且令有切已工夫

窮理

以虛心靜慮為本

以窮理為先

晦翁先生曰

朱子節要卷之三

朱子節要卷之三

儒者之學

大要

直而已矣

天地生萬物

發

聖人應萬事

皆無私曲

自然所

之

積習久

決去其非

為學之要

惟事事審求其是

之多

胸中自當有灑然處

後已

如此既久

積累

待其融釋脫落而

凡遇一事

即就此事反覆推尋

常存此心

勿為他事所勝

延平先生之教

以為為學之初且當

事萬物皆不出此

只是這四者

任是世間萬

辭讓

是非

其發為惻隱

羞惡

窮理

如性中有箇仁義禮智

謂遊騎無歸矣

不務切已

即遺書所

事萬物皆不出此

這個互相發

會看底就看處自虛靜

心不虛靜否

曰也是不會去看

問看道理不出

只是

蒙古文：此段為蒙古文，內容與上方中文註釋相對應。

有一定之見

安能紛亂得我

自紛亂

我若

蒙古文：此段為蒙古文，內容與上方中文註釋相對應。

奧也

全在探索上

紛亂他

是紛亂時

隱

是隱

探蹟索隱

蹟

逐事上自有一箇道理

易曰

蒙古文：此段為蒙古文，內容與上方中文註釋相對應。

後涵養將去

未能識得

涵養個甚

痛理會一番

如血戰相似

然

蒙古文：此段為蒙古文，內容與上方中文註釋相對應。

大學

是聖門最初用工處

微

不見理只是心麤

心熟後自然見理

熟則心精

於彼者專

則繫於此者 不解而自釋矣

若移此心以窮理

使向

學者之通患

然難驟革

莫

胸次凝滯

此

答王子合曰

所喻思慮不一

察此病而亟反之

而為事物所亂

要當深

故心地不虛不明

此乃平日意思不甚沉靜

見得人情事幾未甚分明

到

便都沒分明

若知

都有箇極至之理便要知得到

若不知

曰眼前凡所應接底都是物

器遠問致知格物

物有迹而易見

有是物必有是理

理無形而難知

...

別把做一般看

便錯了

理於事本無二

今見事來

須是於事上窮理

格物

只是使人就實處窮究

大學不曰窮理

而謂之

工處

格物

又是大學最初用

這都是第二第三義

道小人不可去 也有可用之理

之理 惟見得不破 便

用之理 更無包含小人

決定著賞 有罪 決定著誅 更無小人可

小人 這是第一義 有功

又如在朝 須著進君子 退

決定著恁地 不恁地便不得

曰如為人君 止於仁之類

問如何是第一義

都不做得第一義

道理不破 便恁地苟簡

第三著 止緣人見

得到 決定著恁地做 更無第二

更無第二

見得利不可做

見得義當為 却說不做也無害

自賊者也

賊其民者也

謂吾身不能者

其君者也 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

事堯事君

賊

是見不破

所以說不以舜之所以

是見不破

分依稀做些子

這

若道自家做不得

且隨

這是第一義

便漸漸有進步處

且如為學

決定是要做聖賢

甚麼樣剛方正大

事事占得第一義

如何會好

若事事窮得盡道理

狗外誇多為務

其本末是非之極至

理為主

之所謂博物洽聞者奚以異

或問格物致知之學

與世

一分不通透最不可

而必究

彼以

曰此以反身窮

與世

一事只格得九分

妨
十事格得九事通透
便是物格知至
心下自肯自信
利不可做
見得義當為
便是物未格知

決是不做

決為之

未致

却說做也無害

讀書之法 在循序而漸進 熟讀而精

須反來就自家身上推究

讀書不可傳就紙上求義理

方有所益

令安靜

然後開卷

人要讀書

須是先收拾身心

...

須是存心 與讀書為一事方得

讀書 是格物一事

分 不可不察也

愈多而心愈窒

此正為己為人之

而心愈明

不覈其實

是以識

究其極

是以知愈博

而不覈其表裏真妄之實

然必

微吟

虛心涵泳

讀書須歛身正坐

緩視

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莽

則心定而義理易究

端莊正坐

如對聖賢

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

若出於吾之口

先須熟讀

使其言皆

乎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

繼以精思

若出於吾之口

先須熟讀

使其言皆

乎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

若出於吾之口

嚼有味

若有理會不得處

讀書須將本文熟讀

且咀

博我

釋卷而茫然

以我觀書

處處得益

以書

如此則何緣浹洽

今學者看文字往往不曾熟

讀書須是成誦方精熟

病雖殊

而無精約之功

其受病之源一而已

無從容之樂

兩者之

今人讀書

平易者

汎濫

切已體察

是以刻苦者

迫切而

務廣而不求精

夫

決不怨他

吏治獄

只是鏖戰一陣

直是推勘到底

如酷

看文字須如猛將用兵

更不再讀

便記得

焚舟計

止此相別

讀書只一遍

讀時便作

更不再讀

焚舟計

讀書只一遍

憂愁意思

須是胸中寬闊始得

落明快

才責效

便有

讀書須開豁胸次

是第一義

讀書別無法

只要耐煩仔細

然後將註解看

方有益

然後將註解看

方有益

性之法

看文字專一

章

便是治心養

則不知有下章

則不知有下句

方其讀上

都不濟事

某向時讀書

又要一般

方其讀

未了

讀書須純一

如看一般

巧

寧近毋遠

寧拙毋

毋略

讀書須周匝遍滿

寧詳

到無可看處恰好看

方見得真味

讀書須讀到不忍舍處

方其讀上

巧

寧近毋遠

毋略

讀書須周匝遍滿

寧拙毋

到無可看處恰好看

方見得真味

讀書須讀到不忍舍處

方其讀上

便見

用力深

曉 不若退後反覆玩味

退步 愈向前 愈看得不分

學者觀書 病在只要向前 不肯

起一看 便自覺得有下落處

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 却舉

須是一切掃去

須是一切掃去

人抵思索義理

到紛亂窒塞處

方可

如何有益 須是見得差之毫釐繆以千里

可以為是 亦可以為非

靡不熟 得些義理

看書細 則心細 若研

凡看書籠 則心籠

崎嶇尋出底便不
凡說書
只就眼前說出底便好

不先立論

某所以讀書

自覺得力者

只是

放慢便不相接矣

急看方接得前面意思

文字可汲汲看

悠悠不得

...

不可尋從隱僻處去

看書不可穿鑿看

從分明處

枉用功力耳

得寸吾寸

始為不

思

得尺吾尺

與其汎觀而博取

不若熟讀而精

意味長

受用牢固

...

讀書若有所見

未必便是

看教平濶

四方八面都見

大著心胃

不可因一說相礙

此合彼

便處處有礙

彼就彼說

不可牽

文字須活看

此就此說

自是難入

朱子集要

當聖賢意思

難理會道理

緣他先自有許多一副

看來惟是聰明底人難讀書

即是下愚

終身不移者

若非上智

文字元來直是難看

彼才得一說

好

積習讀去 後來却無書不讀

必二三百遍方熟

鈍 每讀書只讀五十字

不得 福州陳正之極魯

先生曰

一學者苦讀書不記

只是貪多故記

令其意味淡洽

當稍見功耳

無藥可醫

只有少讀深思

讀書遺忘

此士友之通患

安一物

便有遮蔽處

譬如一片潔淨田地

若上面纔

著一見

此心便被此見遮蔽了

不可便執著

且放在一邊 若執

又問如何

朱子曰心廣體胖一句甚好

曰只看得心廣體胖一句甚好

朱子曰伊川問尹氏

伊川問尹氏

讀大學何如

朱子曰處在這裏

處在這裏

朱子曰須常常提醒在這裏

須常常提醒在這裏

他日長進

朱子曰大學在明明德一句

大學在明明德一句

朱子曰皆未易看

皆未易看

朱子曰

後書

莫大於春秋

然此兩書

朱子曰上古之書

上古之書

莫尊於易

中古

朱子曰則莫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也

則莫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也

朱子曰約而易守

約而易守

朱子曰故必由是以求之

故必由是以求之

然欲簡而易知

朱子曰則已具聖賢之書

則已具聖賢之書

朱子曰天下之物

天下之物

莫不有理

而其精蘊

朱子曰

孟子說四端處極好思索玩味

山曰 事事緊要

以何篇為要

五峰問論語二十篇

龜山云 先讀論語

昔五峰於京師問龜山讀書法

人所以異於禽獸處

Handwritten Mongolian script corresponding to the printed text above.

一篇樞紐

乃生死路頭

誠意

乃善與惡之關

此大學

致知

乃夢與覺之關

致知誠意

是學者兩關

Handwritten Mongolian script

今人讀書都不識這樣意思

尹氏但長吟心廣體胖一句

Handwritten Mongolian script

然其用力之端 只
 中庸未易讀 其說雖無所不包
 得如此大

從細處做起

方能充

經綸天下 須是謹言謹行

大處 是武王周公達孝

只是謹獨

謹言

謹行

只是謹獨 謹言 謹行

的反蹉過了

中庸說細處

學者貪高慕遠

而前

聖賢教人

只從近處做去

精確

須當日夕體究

令分曉

何

又曰

只反身而自驗其明昧淺深如

上蔡云

學詩

須先

虛心平讀

意思自足

自立說

只恁

不待安排措置務

妙不容言

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

讀詩之法

只是熟讀涵泳

毋強通其所難通

二帝三王之心

而通其所可通

尚書貫通猶是第二義

直須見得

則亦無所用其存養之力矣

若於此草草放過

也

私邪正而已

此窮理之實

又不過思慮應接之間

辨其孰為公

在明善謹獨

天下萬物之理

學者於

伏羲畫八卦

只此數畫

該盡

方是有味

讀詩

必如三復白圭

多將物事窒塞了他

水

只如此平淡

只如此平淡

添上義理

如源清

物上尋義理

後人往往見其意

無義

而意味淡長

不可於名

次章又從而歎詠之

雖別

詩只是恁地說話

一章說了

之

此是讀詩要法

得六義體面

而諷詠以得

如此吉者 不如此則凶 如此

凡易一爻 皆具兩義 說

易不可將小巧去說 不可將大話去

蓋著不得詳說也

條骨子 便障了一路明

說却大略 譬之此燭籠添一

只

某說語孟極詳 易

輕輕地說過

易不是說煞底物事 只

惹著事

潔靜精微謂之易 易自是不

言上會得者淺 於象上會得者深

言上會得者淺

於象上會得者深



修身大法

小學備矣

義理

不能無過差

方始講究得著實

其他諸子

須看孔孟程張四家文字

其事

禮記

是講說其理

學禮

先看儀禮

儀禮載

Handwritten Mongolian script covering the right page, corresponding to the printed text above.

方能畧見聖人筆削與當時事之大意

首尾意思通貫

看春秋

且須看得一部左傳

非是於一字上定褒貶

見當時治亂興衰

春秋只是直載當時之事

要

凶者

不如此則吉

Handwritten Mongolian script on the left page, corresponding to the printed text above.

要之經之於理

亦猶傳之於經

片道理

經意都蹉過了

今多去上做文字

只說得自一

文義通 則理自明

意自足

解經不可做文字

止合解釋得

不敢自以已意說道理

看其血脉貫通處為之解釋

其血脉貫通處為之解釋

某解經

只是順聖賢語意

其血脉貫通處為之解釋

何所不至

聞之令人悚然汗下

尹和靖云

解經而欲新奇

而使學者自求之

乃為有益

解經

但可略釋文義名物

精微

近思錄詳之

其血脉貫通處為之解釋

或問看史

曰

亦草率

讀書先以經為本 而後讀史

不教偏些子

學者宜仔細看

中間逐字稱等

又曰

某於論孟四十餘年理會

自然曉得

莫枉費心去外面思量

添一段說話

只把這箇熟看

已說盡了

不須更去註脚外又

故集註盡撮其要

前輩解說

恐後學難曉

則可無經

經所以明理也

理明

傳所以解經也

經明則可無傳

許多淺近鄙陋之見

理去澆灌胸腹

漸漸盪滌去那

讀書須加沉潛之功

將義

便是誤人底深坑也

必讀書

自有簡捷徑法

切不可籠心

若曰何

為學讀書

須是耐煩細意

不可不熟

不可不熟

又曰

看史要見事變之血脉

一字

史

逐行看過

不蹉

當仔細

上蔡說

明道看

是如何

國勢是如何

皆

不得

須當看人物是如何

治體

又不知古今人事之變

只知

賢士

不知遠方事情

無師友講明

不接四方

謂陳安卿曰

吾友僻在遠方

理會文字

正要理會自家性分上事也

撞著處

凡看文字

非是要

久

義理浸灌未透之病

又只如故 其道何由

曰此是本心陷溺之

雖隨卽追悔

後來之失

則陷於非者十七八

似不能感

事至而應

王近思問曰 平時無事

是非之辨

方會見識高明

使不失中和歡悅之意

這便是禮 爲之去其淫哇鄙俚之辭

使人可以通行

只就中定其尊卑隆殺之數

如儀禮等書

也不應便行得

要之後世

若有聖賢出來

吾未之學 嘗聞其略也

吾未之學 嘗聞其略也

成杜撰

不合義理

則平

學不足以應變

應得只

安知他日之事非吾輩之責乎

時變日新而無窮

學

出門動步便有礙

多工夫

恐只是占便宜自了之

尊德性

而無道學問許

而無道學問許

豈可不戒耶

所以從二先生許久見處全不精明

元不曾仔細玩味

言 都只忙中草草看過抄節一番便了

此等工夫

想見將聖賢之

博雜極害事

范淳夫一生作

好吟者不同

...

思量詩句

至如真味發溢

又却與尋常

當其不應事時

平淡自攝

豈不勝

不妨

但不用多作

蓋便是陷溺爾

作詩間以數句適懷

亦

害著學問

反兩失也

才要作文章

便是枝葉

這便是樂

...

此中昭明洞達

自覺無許多窒

費工夫鑽紙上語

待存養得

獨觀昭曠之原

不須全

與語曰

如今下工夫 且須端莊存養

洪慶將歸

先生召入

正為此也

以滾戒玩物喪志

此中昭明洞達 自覺無許多窒 費工夫鑽紙上語 待存養得 獨觀昭曠之原 不須全 與語曰 如今下工夫 且須端莊存養 洪慶將歸 先生召入 正為此也 以滾戒玩物喪志

慣却心路

古人所

心不耐閒

亦是大病

此乃平時記憶討論

謂之學乎

失後忘前

而可以

紙堆中

使精神昏蔽

之幾微

可以一向汨溺於故

今日正要清源正本

以察事變

此中昭明洞達 自覺無許多窒 費工夫鑽紙上語 待存養得 獨觀昭曠之原 不須全 與語曰 如今下工夫 且須端莊存養 洪慶將歸 先生召入 正為此也 以滾戒玩物喪志

又不知古今人事之變

只知

賢士 不知遠方事情

無師友講明

不接四方

謂陳安卿曰

吾友僻在遠方

理會文字

正要理會自家性分上事也

撞著處

凡看文字

非是要

教他看文字

撞來撞去

將來自

字

又不實了

且

不欲對諸人說

恐他不肯去看文

遇事自然迎刃而解

此等語

道理自然透徹

字來看

則自然有意味

礙

恁時方取文

便要去通那萬事

如何可得

若只就一線上窺見天理

賢

無關門獨坐底聖賢

情底聖賢

無不通變底聖賢

方週遍浹洽

自古無不曉事

學四方

事事去理會

這道理

日工夫依舊是錯

今須遊

成杜撰

不合義理

則平

學不足以應變

應得只

安知他日之事非吾輩之責乎

時變日新而無窮

學

出門動步便有礙

多工夫

恐只是占便宜自了之

尊德性

而無道學問許

蒙古字樣

蒙古字樣

巴自見得

若不說與公

又可惜了

敢向他說

如吾友於已分上

去理會

他人未做工夫的

不

非上智不能也

須撒開心胸

於一事一義上

欲窺聖人之用心

聚眾材

然後知作室之用

萃百物

然後觀化工之神

蒙古字樣

蒙古字樣

蒙古字樣

蒙古字樣



